



汪豆腐

□ 侯惟峰

者朱延庆先生家中见过汪老写给他的信件中,谈及汪豆腐。那封信写于1989年9月3日,其中有段话是这样写的:高邮近年时兴吃雪花豆腐,成为名菜。这道菜以前我未吃过,我小时候,高邮只有“汪豆腐”,乃以虾籽、酱油为汁,入切为小片的豆腐,勾芡,上桌时浇两勺熟猪油,未闻所谓“雪花豆腐”。请打听一下,雪花豆腐的做法,得空告我。我很想把高邮的雪花豆腐提高一下,即在豆腐中加入鳊鱼肚皮的嫩肉。如果加蟹白,当更为鲜美。这样,这道菜可以成为名贵的菜,可用以待上客。你不妨与厨师研究一下,试做一次。我近为中外文化出版公司编一本作家谈饮食文化的《知味集》,固而想起此事。于此亦可见我尚有闲情,不为外物所扰也。

由此可见,汪老对高邮地方美食十分关注和用心。朱先生把这封信给我们看,还让拍了照,并且还深入交流一下此菜的实际操作方法。后来我们也确实做了这道菜,用朱先生的话讲:一碗汪豆腐上桌,那雀鳊的肚皮丁在碗中闪闪发光,入口嫩滑,细品鲜美,加上豆腐的清新豆香,真是一道绝佳的美味。汪曾祺称这道菜是“名贵的菜”,“以待上客”。因此,这道菜不妨名之为“名贵双璧”。

汪老在北京,家里来了客人,没有什么菜待客,突发奇想,用早餐多的油条和饺子馅,创造出了一道油条塞肉。如今,一封1989年的信,让我们沿着他的思路,又将一道普通的汪豆腐,升级成一道名贵的以待上客的“名贵双璧”。

微信运动点赞

□ 张爱芳

颤抖的叶,是我等待的热情……”那么此刻,你是这一株繁花长在我必经的路旁吗?我泪流满面。

那些天,每晚都有一些固定的微友为我的微信运动点赞。打开微信运动我总能看到她们点赞的微信名。我不曾留意自己跑了多少步,但她们留意。有一天晚上,我的一位旧同事打电话给我,一接通:“芳啊,我每天看到你的步数都在一万大几千步,每天坚持跑这么多步,说明你自己把状态调整得蛮好。我没有什么事,就是问问候候你。”不容多语,她挂断了电话。我知道,她是不敢多语,怕勾起我心底的伤感,我也知道,她对我的关爱通过微信运动关注传递了过来。还有一位是我爱人领导的夫人,她豁达开朗,善于开导人,她也坚持每日为我微信运动点赞,如打卡般准时。某几日我的步数超过了两万,她便打来电话,猜测我这几天在干嘛,装作不经意地与我闲聊一番。

微信运动点赞,点的不仅仅是赞,还是关注与关爱,更是久不联系常挂心中的情分。

烹调方法有拌、腌、卤、炒、熘、烧、焖、蒸、烤、煎、炸、炖、煮、煲、烩等。“汪”这种方法,估计也就高邮汪豆腐独一份了。

汪曾祺在其散文《豆腐》中写道:“汪豆腐”好像是我的家乡菜。豆腐切成指甲盖大的小薄片,推入虾籽酱油汤中,滚几开,勾薄芡,盛大碗中,浇一勺熟猪油,即得。

汪豆腐,现在很难吃到小时候的味道了!记忆中最好吃的汪豆腐,莫过于两处。一是吃酒席时,特别是第一次,至今记忆犹新,每每想到还如身临其境。平时家里是吃不到汪豆腐的,所以上一上桌,闻到那独特的香味,就迫不及待地站起来伸长胳膊,用勺子挖一勺往嘴里放。“吡”的一声,烫得嘴是吐也不是,咽下去也不是,那个表情真是搞笑得很。二就是我大伯家了。在我们家谈到做菜,就是大伯了。每年年三十,大伯都会把我们一家人叫到他家去吃年夜饭,除凉菜外,第一道就是汪豆腐。

如今在高邮大多数饭店都能吃到汪豆腐这道菜,只不过做法不一,有放鸭血的,也有不放的,大多都做白汤的,可汪老的文章中写的是“推入虾籽酱油汤中”,可见汪老印象中的高邮汪豆腐是红汤的。为此,我特地咨询了我们祺菜菜品总监胡士荣先生。他年轻时因为厨艺高超被选拔到大使馆工作过,也亲手给汪老做过菜,汪老吃得高兴还为其饭店题过字。他告诉我,汪豆腐传统做法就如汪老文章中写的一样是红汤的,不过现在做白汤加鸭血的做法也是可取的,加油渣、减猪油也符合现在人的饮食习惯。可以春夏季做白汤的,秋冬季吃红汤的,这样比较应季。

我还有幸在高邮著名学

我曾经对许多人执著于微信运动点赞这一行为迷惑不解,他们像完成每天的功课般,晚睡前必完成这一项任务。

后来,时间给我解了惑。过去的一段时间,我的生活处于极端低谷。彼时,女儿在外地工作,我的身边没有任何亲人。我用来自愈的方式就是跑步。以家为中心,直径15千米以外我跑遍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。我看到了家周边所没有的许多风景。我来到湖边看夕照湖面的璀璨,听浪涛与岸互动的呢喃,想起庄子的《齐物论》,此刻的我是与自然融为一体的,我的视觉听觉都得到了升华,它们把我的感觉带离飞跃,我似乎清空了自己,安置于一个空灵的世界里,此刻的我真的处于了一个“吾丧我”的状态;我走到离家10公里外的运河堤,河堤的两边开满了黄色的、红色的、白色的,各种各样我叫不出名字的繁花,那一刻,我觉得自己走在铺满鲜花的路上是件多么幸福的事,我沉浸在那一刻,享受着那一刻,那一刻,我忘却了尘世的所有烦恼;我走到遥远的城市北端,在老城区的一隅看到一棵像喷泉一样爆开的月季花,忽然忆起年少时常常在宿舍里吟诵的席慕蓉的诗句:“佛于是把我化做一棵树,长在你必经的路旁……当你走近,请你细听,那

响到明的艰难岁月。

第三件,拓宽浚深三阳河。这是省水利部门确定的、为加大里下河入江水道行水泄洪能力的辅助工程。笔者有幸参与了第一期工程——拓宽浚深从江都樊川至高邮三垛段的三阳河。

1975年冬,笔者在乡宣传科长任上,被委派协助农水科长尹志祥带工上阵。军事化营、连建制,尹任营教导,我则当了三个月的民工营长。

在水利工地,要与民工“三同”:同住工棚,同劳动,同吃盒蒸饭、喝大白菜汤。要过三关:寒冷,早起,晚睡。记得实在离不开,结工了,营部几人才去三垛洗了一回澡。

水利工程建设都在农闲冬日枯水季进行,哪里顾得上天寒地冻、风雪冰霜?临近“三九”,工程接近河底,就要告竣,干部带头赤脚开挖汲水龙沟,你能怕冷?民工“老子”一天奔波受冻,晚饭后,马灯一盏,倦坐在工棚内、被窝中,拉大头天,讲逗笑话,侃地说天,最要提防的是三五成堆,拥被抽烟,或打牌赌小钱。防火防赌,查看工棚,你能早睡?星月在天,霜冻在地,凌晨五点要鸣哨催起,哪里顾得棚内有人明知故骂:“哪个狗日的吹这么早啊!”

还有一件值得一提。1976年春,笔者被委派主抓了八桥李庄补水站的建造,县水利局主管,历时半年。补水站的功能,遇旱提补水灌溉,遇涝则抽排圩内之水。那年全县所建非止一座,记得施工期间,水利局曾在一沟补水站召开了一次观摩、学习现场会。

建补水站,集土工、水工、石工、房建、机电水泵安装于一体。卸石料时,港西大队一民工不慎随石块跌落舱底,所幸无伤。曾感而撰小诗一首:“庆生还,庆生还,人石俱坠惊泰山!斗水生涯常遇险,我儿几日知危安?”

这四项(特别是前三项)重大水利工程建设,奠定了几十年来高邮农业旱涝保丰收的坚实基础。

大米粥或杂粮粥,辅以自己做的煎饼或手抓饼,掏着往外流油的正宗高邮咸鸭蛋,典型的慢生活,闲适优雅,悠哉乐哉。我感知这份快乐的内涵,一方面,缘于吃的是具有地域特色的佐食佳品——高邮正宗咸鸭蛋,品正味美,乐在其中;另一方面,缘于吃着自己亲手腌制的咸鸭蛋,回味着咸鸭蛋的腌制过程,也是一种美好而快乐的享受;第三,合着节令的拍子,带一些腌制好的咸鸭蛋给小辈们,给他们一种季节的仪式感、家乡的亲近感,让他们不管在哪个城市,吃着高邮的正宗咸鸭蛋,回望来路,记住那份淡淡的乡愁,不忘老家。这对于咸鸭蛋的腌制者,也是一份难得的温馨和快乐。

里,曾有一株。开始长在花坛里,半人高,枝叶舒展,花朵硕大,色白如雪,令人眩目。遥知不是雪,为有暗香来。诗句原是为梅花写的,其实更适合早春盛开的这株白色桃花。梅须逊雪三分白。梅的颜色终究不如雪白。后来花坛拆建,我叮嘱工人,将它移栽到我办公室前的围墙边。这样每天上班都可见到它,时常给它浇些隔夜的茶水。它也不负我,回馈我年年花开。进城后,又回去过几次,每次都去看它。再后来,学校翻建。我原先办公的那幢小楼拆了,建成了学生食堂。墙边那株开白色花的桃树,也不知所踪了。

唐人崔护诗:去年今日此门中,人面桃花两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。有时候,不是人面不在,而是桃花不知开何处了。香港词作家黄霑词:问候你朋友,桃花又开透,一年一年消息遥远,你是否依旧?词人似乎只惦念友人朋友的安康,根本不关心桃花是否也依旧?总以为年年会花开如初,年年会开透。

元人陈著诗:花有重开日,人无再少年。人世间不是所有的花都能重开的,有些花,如今也只能开在相册里,开在记忆中了。

与水奋斗的记忆

□ 姜善海

物质财富的积累,华夏文化的璀璨,是应记功在浩浩荡荡劳动者大军队伍上的。父亲便是前不见首、后不见尾的创造华夏文明浩浩荡荡队伍中的一员。他的生命平常得如夏夜一颗无名的流星,匆匆划亮一线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第二件,挑挖自流灌溉水渠,实现了自流灌溉。

我们那里圩多:方家圩(今称金沟圩),恒丰圩,浪波圩,张余圩,伯勤姜家圩,江都张四娘圩,永安老圩、新圩……先人筑圩,是为挡水排涝或是圈水灌溉。

旧时种地,引水灌溉,主要靠人力(水车),另有畜力(牛车棚车水)、风力(风车),后来有了机器抽水,直到文革后才有了电力抽水。挑挖水渠,是为引“悬河”之水自流灌溉。

上世纪50年代后期,县政府组织民力,于冬日农闲之时,男女劳力齐上阵,挑挖水渠。车逻、八桥、伯勤三乡,开挖一条从二十里铺沿南关河北岸、穿绿洋湖与八桥集镇,直至八桥小泾沟河西岸(河东即是一直实行机灌、电灌的江都永安)的干渠,沿干渠两岸再各向南、向北开挖若干支渠。支渠以下,开挖小渠;小渠之下,再挖出有缺口直通粮田的毛渠。水渠相交,建有闸门相接,水渠过河,有埋设河底的大小水泥涵洞相通。运河浚深拓宽、挑挖灌溉水渠,非止一年、一冬完成。经过几年奋战,终于建成了一套早涝保收的自流灌溉水利系统。二十里铺设有关南闸灌区管理站,公社水利站和大队有专人管水,专职负责灌水开启、退水关闭闸门,生产小队只需一两名管水员、一两把铁锹开缺子灌水。水患水害变为水利,受益至今,结束了一遇排涝抗旱便男女老少齐上阵、三车六桶斗天公、夜夜锣鼓

腌鸭蛋

□ 赵旭东

小时后,用清洁球清洗蛋的外表,再用清水冲淋一下,将蛋放到阳台上晾干。晚间,调制腌蛋的黄泥浆,按配方比例放入食盐、饮用水、高度酒等,将已洗净、晾干的鸭蛋在泥浆里滚一下,装入小塑料袋,拧紧袋口,再装入大的塑料袋,放到纸箱里。看着腌制好的蛋,心里一阵欣喜:再过一个月左右,就可以食用了。

享受美食,是一种快乐。初夏时节,气温适中,晚间,一家人吃着香糯的

桃花又开透

□ 张玉明

作为一种景观树,栽在道路旁,种在公园里,供游人欣赏。唯一的遗憾,就是不能结实。在乡下时,居住单位的房屋,门前水池旁,长有一株桃树。碗口粗,高过屋顶,开红色重瓣的花。每年春天,一树红红的桃花,煞是惹眼,令人陶醉。看过的人,啧啧称奇,都说没见过如此美的桃花。来花下拍照的人也很多。进城后,每年花开时节,我会想到它。有时翻翻相册,看它盛开时的模样。曾顺道去看过它两回。第一回去,大门锁着,不能进。从墙外看它,依然旧时的模样。第二回去时,却不见了踪影。院内修葺一新。水池拆了,新植了草木。听房主人说,她买下了这座房屋。原先的桃树,不知道被砍了,还是移栽别处了?在城里生活了多年,街旁路边,也常见到开红色重瓣的桃花,总觉得树没有它高,花也没有它艳。

白色的桃花很少,白色重瓣的更少,是稀有品种。在乡下工作的校园

喜迎建党一百周年,勾起与水奋斗的记忆。

高邮里下河地区,自古水旱灾害频仍,人们苦不堪言。

京杭大运河是顶在高邮人头上的一条悬河。1931年运河决堤,听老人们说,大水一直淹到大门门坎子;第二年又逢干旱无雨,南关河河底见天,粮田龟裂,颗粒无收。

新中国成立,党和政府着手农业经济建设的第一大战役,便是几乎与抗美援朝同时进行的斗天治水的治淮工程。毛主席发出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”的伟大号召,动员、组织人民,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与水奋斗的人民战争。回想起来,高邮人民在党和政府的组织领导下,战天斗水,办好了这样三件水利建设的大事:

第一件,疏浚入江水道,主体工程便是拓宽、浚深大运河。

旧时黄河夺淮入海,而致淮河被迫于三河口即今三河闸处转道向南,经大运河、高邮湖、邵伯湖等入江水道入江入海,这便使沿途一带经常发生洪涝灾害。

走过高邮二桥,来到运河西堤,便可见到大运河故道。与新运河相比,如此之窄的古运河,简直就像一条小河沟!

当年,我们八桥乡拓浚老运河的工程地段在露筋。那年寒假,我跟着庄上一位民工,经忠堡、陈鲍,沿一条弯弯曲曲的绿洋湖湖滩小道,来到露筋,看望父亲,送点东西。民工们几人一组散住在农民家中,吃的是用一只小布袋盛米在甑子锅里蒸煮而成的米饭,睡的是稻草通铺。工地上人山人海,打碓的号声应天,挑土的一字长龙,蜿蜒蠕动,黑压压一片如蚁群搬家。空手人从坡底爬上坡顶已觉吃力,挑一担土爬上去实在不易!父亲冰天雪地寒风冻土负重爬高下低,落下了哮喘病,年老时还经常发作疝气。一双脚板,厚厚的一层硬皮,开裂像电板,十个脚指甲个个蛀空。58岁时终因哮喘、痔疮、疝气诸病齐发而故去。

我常感慨,人类历史的推进,社会

清明,是四月份的一个节气,也是万物生长的一个节点。清明前腌制的正宗高邮麻鸭蛋,空头小,蛋白“细、白、嫩”,蛋黄“红、沙、油”,是咸鸭蛋中的上品。2002年之前,我们家一般都是自己腌制咸鸭蛋的,之后,就吃上了真空包装的熟咸鸭蛋,不再自家腌制了。吃真空蛋,不要腌制,不要清洗,不要蒸煮,开袋即食,方便,快捷。但是,真空蛋慢慢加以品味的話,除了蛋白有些板结之外,总觉得还少了些许说不清、道不明的味道。因此,我们家近几年又回到自己腌制咸鸭蛋的模式。

清明节前,我便请朋友帮助,买了十斤散养的正宗高邮麻鸭蛋。下午,我和妻子先将鸭蛋浸泡在清水里,半

春节刚过,桃花就匆忙地开了。也不等桃叶长出,生怕别人抢了先。争花不得叶,密缀欲无条。看不到枝,也看不到叶,只看到满树的花朵。一树桃花,竞相开放,绚烂至极,像一束火把,高擎在半空中,点燃了春天。

桃花花期很短,前后就十来天。错过了,又将等上一年。只怪桃花不晓得节俭,出手太阔绰。一树的花朵,没几天就开完了,就挥霍光了。不肯学油菜花,抽出长长的花穗,花朵由下至上,次第开放。底部的花早已凋落了,甚至已结出长长的荚果了,而顶部的花还在开,依然花团锦簇,灿烂热烈。菜花精打细算,细水长流,不慌不忙,能开一个多月。

桃花有红、粉、白三色,再分单瓣和重瓣两类。以粉色单瓣最常见。童年的记忆里,父亲栽种的桃花,都是粉色单瓣的。桃园里的桃花,也全是粉色单瓣的。父亲说,只有单瓣的桃花,才会结桃。重瓣的,花好看,不中用,不会结桃。如今村庄早被拆迁,村民们都住进了小区高楼。故乡、老屋,桃花,早已荡然无存。父母也先后离开了我们,去了另一个世界。

重瓣的桃花,花朵很大,也很美。